

狂销200万册《一只绣花鞋》之续篇
悬疑大师张宝瑞父子联袂 重磅出击



长篇小说文库
文学馆

张宝瑞 张默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《一只绣花鞋》续篇

鹰坟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张宝瑞 张默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鹰坟 / 张宝瑞, 张默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8.1
ISBN 978-7-5008-4002-2

I. 鹰… II. ①张… 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3914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190 千字

印 张: 11.5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引 子 / 1

第一章 LONGFEIQIUHAI

龙飞沧海 / 3

第二章 SHAKOUJIUMEI

鲨口救美 / 10

第三章 BITANYUCI

碧潭遇刺 / 21

第四章 YAOTIAOSHUNU

窈窕淑女 / 31

第五章 JIAQINGZHENZUO

假情真做 / 44

第六章 DIXIAMINGSHU

地下名姝 / 55

第七章 XUEJIANCUIPING

血溅翠屏 / 81

第八章 AJIAOCHUJIA

阿娇出家 / 103

第九章 LANTINGCANGJIAO

兰亭藏娇 / 124

第十章 GUSIYOUHUN

古寺幽魂 / 139

第十一章 JINGZHONGGANSI

井中干尸 / 147

第十二章 FEIYINGYUNLUO

飞鹰陨落 / 159

引 子



一九六五年仲夏，金门岛的夜，梦一般的缥缈。

海浪悄悄地袭上海滩，不忍拍击岸边嶙峋的礁石，尽量轻轻地抚摸着它，然后依依不舍地滑下去，消失在黝黑深邃的大海之中。

夜风裹挟着咸涩涩的味道触摸着海岸、礁石、绿树、野花、微型照相机以及岸边的礁堡、掩体，还有那密匝匝萎缩在岛内的简陋营房。

夜，更深了，可是阿娇还在海中恣意游弋。

这个 19 岁的台湾姑娘仿佛陶醉在另一个世界里，她用由衷自豪的目光仔细欣赏着自己美丽的富于弹性的胴体；一双漂浮在水面上的高耸的小白葫芦，纤细的腰身，雪白高翘的丰臀。

她从小就喜欢裸游，那时常常在台北府邸的屋顶游泳池里游弋，竞相眨眼的繁星，一弯皎洁温柔的月光，都向她投来俏皮的眼波。她在台北一中时是全校蝶泳冠军，在台湾大学中文系，还没有同学超过她的泳技。

阿娇的目光从胴体移向岛中的守军司令部，那是一个坚固的地下建筑；父亲吴奇是守军副司令，他曾是蒋经国创建的 208 师上尉军官，1948 年移师台湾。一天晚上，吴奇到台北一家豪华夜总会娱乐，被一个叫阿丽的年轻美貌的女歌手吸引，当他正陶醉其中时，几个地痞冲了上去，强迫阿丽跳脱衣舞。吴奇冲上去，打散了地痞，救出阿丽。一年后他与这个台湾少女结婚，并生下阿娇。父亲的俊伟，母亲的丰腴，造就了阿娇魔鬼般的身材和姣美的面容。天有不测风云。阿娇五岁时，一家三口人到台北郊区温泉度假，在山路上，父亲驾驶的军用吉普车为



了躲闪飞驰而来的美军军用吉普，冲下山坡。母亲为了保护女儿，将阿娇紧紧搂在怀里，自己的头部撞到一块巨石，登时气绝身亡。父亲深爱母亲，母亲死后，一直孤身未娶，把全部的爱心都倾注给自己的女儿。正值女儿放暑假，到金门岛度假，吴奇知道女儿喜欢裸泳，就开辟出一片禁区供女儿裸泳。

阿娇望着掩体里透出的灯光，思忖父亲一定不肯入睡，倚在沙发上看书或看电视，静静地等待着自己归来。他在隔壁为女儿布置了一间华丽的卧室，都是欧式布置，柔软的席梦思床，白色书柜和衣柜，日式拖鞋，鸭绒被，绣有巴黎圣母院图案的白色窗帘；在房屋的一角还嵌有一间精致的卫生间。

阿娇正在遐想，猛然间触到一个软绵绵的物体，她吓得尖叫一声，仔细一看，只见一个男人漂流而来，她吓得急忙往岸边游，匆忙爬上海滩。

听到阿娇的尖叫，几个持枪士兵急忙跑了过来。

阿娇一见急红了脸，叫道：“你们混蛋！”

那几个士兵看到阿娇白花花的身子，都怔住了。

其中一个胆大点的士兵问：“小姐，怎么了？”

阿娇用手一指大海，“水里有人！”

又有一个士兵呆头呆脑地说：“大概是鲨鱼吧。”

阿娇用手掩住自己的私处，急道：“你们还不转过身去！”

那几个士兵刷地转过身，背对着阿娇。

阿娇赶紧拿起内裤、乳罩、连衣裙，胡乱地穿起来。

第一章 龙飞泗海



士兵们从水里捞出来的是一个人事不省的男人，他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赤着双脚，约有三十四五岁，大陆人。此时他正躺在金门岛守军司令部的一副担架上。

守军副司令吴奇正端详着从他口袋里搜出来的一张军官证，上面写着：李强，男，1940年出生，祖籍江苏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少校艇长，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钢印。

一个军医和两个军护正在紧张地忙碌着。

阿娇藏在父亲的身后，怯生生打量着这个从大陆漂来的不速之客。

“阿娇，睡觉去吧，天不早了。”吴奇爱怜地望着女儿。

“不，我要看看。”阿娇撒娇地揪着吴奇的衣襟。

吴奇问军医：“他怎么样？”

那个肥胖的军医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身上没伤，疲劳过度，昏了过去，没有大事。”

一忽儿，那个叫李强的男人悠悠醒来。

“爸爸，快看，他醒了，他的眼睛好亮！”阿娇激动地大叫。

李强望着吴奇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喃喃地说：“我终于……找到你们了……”

吴奇说：“我是金门国军守军副司令吴奇少将。”

李强断断续续地讲了缘由：

他跟上级领导有矛盾。生活会上他给那个领导提了意见，那个领导怀恨在心，伺机报复，他失去了提职的机会，终于忍无可忍，开枪打伤了那个领导，汹涌跑到这里。最后他提出要求：“我要见蒋总统，我有重要情况向他汇报！”

吴奇点点头，走进旁边一个房间，拨通了一个机密电话，简要地汇报了情况。

对方告诉他，会立即报告蒋总统，立刻把这个共产党投诚人员带到台北，并将派人核查情况。

当吴奇回到李强身边，正见女儿阿娇为李强喂杏仁茶，女儿小心翼翼怜爱兮兮的模样，使他心下一动。

阿娇亲热地对李强说：“多喝一点儿，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
李强问：“你也是护士？”

阿娇嫣然一笑，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是小天使，从天上飞来的。”

李强笑道：“你总有名字吧？”

阿娇俏皮地一笑，“我叫吴素娇，小名阿娇，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来这里度假。”

吴奇轻轻推开女儿，对李强说：“我已报告上方，你先睡一觉，天亮有军舰送你到台北。”

阿娇站起来说：“爸爸，我也上这艘军舰去台北，暑假的歌唱班快开班了。”

吴奇笑道：“刚在爸爸这里待两天就不耐烦了？”

阿娇撅着小嘴说：“人家真的有事嘛，过年时女儿再好好陪爸爸。”

“你这个小鬼丫头，不在我身边，你在台北可不要乱跑。”吴奇抚摸着女儿的长发，就像抚摸从天而降的瀑布。

“那当然啦，你还不放心你的女儿吗？”

李强对吴奇说：“我还有一个请求，我还有家属在大陆，为了她们的安全，请你们不要在外界报道我的行踪。”

吴奇说：“只要你真心归顺，什么条件都可以商榷，首先对你敢于冲破铁幕来到自由世界的气概，我表示由衷的钦佩和热烈的欢迎！”

阿娇又撅起小嘴道：“什么自由世界？一点都不自由！”

吴奇白了她一眼，“小孩子家，懂什么！”

“人家可不小了，都19岁了，有的女孩，19岁都有娃娃了。”

“胡说什么，回房睡觉去！”吴奇说完，走出房间。

李强也不知道自己何时入睡的，他觉得自己离大陆越来越远了，只剩下一个光的轮廓。

阿娇的歌声在他的梦里升起来：

我把你嵌在一滴泪里，幻想几千年后是一颗闪亮的琥珀。

我不敢低头，生怕那颗泪珠坠下，碎了你，碎了我，碎了千年的梦。

若有来生，我一定踏遍千山万水，寻找你这颗晶莹的泪！

当李强在台北郊区的阳明山庄见到蒋介石时，着实让他吃了一惊。这个面容清癯的老年男人，深邃的目光中透出股股杀气。海军副司令居正中将在一旁作陪。

当蒋介石的手握住他的手的一刹那，他感到一股凉气袭遍全身，手握得很紧，也很有力，使他感到这个穿着长袍和马褂的人确实有行伍的经历。

居正将军短小精悍，一副老谋深算的模样，他虽然穿着海军呢服，但是却像一个书生。他好像没有什么主见，只是随声附和，连连鞠躬。

蒋介石叹道：“年轻人，我输了，不承认输不是真君子，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胜者为王，败者寇。我承认我败在共产党手里，我已是古稀老人，如果有来世，我还会和共产党较量！”

居正在一旁说：“总统英明，不减当年之志。”

蒋介石打断了居正的话，直接切入主题：“你说有重要情况直接告诉我，说吧。”

李强看看居正。

蒋介石一摆手，“居正是我的学生，不是外人，你尽管说。”

李强说：“在大陆开封黄河下有共产党的地下核武器基地。”

蒋介石听了，眼睛一亮，“此话当真？”

李强往前耸耸身体，肯定地说：“千真万确。”

“黄河河道已经很深了，河道之下还有基地，真是绝妙的工程。”

李强又说：“在大陆旅顺的海底有共产党的潜艇基地，那里的地势是嘴巴型，越往里越宽阔，上面是山壁，下面是渤海，能够隐藏两支潜艇舰队。”

蒋介石听得张大了嘴巴，怔了怔，说：“我也认为在旅顺、大连，包括青岛、宁



波等地，藏有共军的地下潜艇基地，梅花党也曾派人前去侦察过，但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。”

李强说：“我的潜艇曾在旅顺口的地下基地集结，我熟悉那里的地形。”

蒋介石呷了一口茶，打量着李强，问道：“你除了和上司有矛盾，跟共产党还有哪些过节？”

李强说：“我的父亲是地主，在共产党搞土改时给打死了，所以我至今不肯回家乡，这将勾起我痛苦的回忆。我在上大学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，后来派到海军学校学习，加入海军。”

蒋介石沉吟一会儿，拍拍李强的肩头说：“我看你是可雕之才，还是留在我的海军吧。我委任你为海军部上校参谋。居正，你来安排，先分给他一套住房，让他先体验体验，看一看台湾的风光。”

李强被安排住进台北市西北隅一个典型的四合院里。这个四合院十分幽静，雕有龙纹的灰色影壁后是一间宽阔的院落，院内栽有木棉花树，两厢有警室、杂屋，此厢是三间大房，右侧是卧室，中屋是客厅，左侧是闲屋，多宝阁内陈列着北京景泰蓝花瓶、洛阳唐三彩马、西安战国车等，正中一具钟馗的泥陶十分引人注目；钟馗手持折扇，怒发冲冠，脚踏一只小鬼；小鬼楚楚可怜，一副倒霉相。此外还有李白醉酒、达摩一苇渡江、怀素醉蕉、贾岛骑驴等木雕或泥塑，栩栩如生，十分细腻逼真。中屋都是小叶檀硬木晚清家具，当中一个八仙桌，两侧是座椅，旁边有个三尺高的彩花瓶，斜插着一束败落的紫丁香。八仙桌上有一套整齐的旧茶具，壁上有一幅郑板桥画的瘦竹，甚是清雅。右侧屋有一张显眼的硬木雕花双人床，龙凤呈祥的图案，被褥齐整。床的一侧有一梳妆台，一面半圆形镜子嵌在雕花梨木之中，台前有一张硬木圆凳。

李强隐隐闻到一股潮湿的味道。

居正带他从一个角门进入第二个院落，北侧是几间书屋，硬木书柜上堆着四书五经、二十四史等典籍，有些泛黄；书柜直抵屋顶，旁有一个折叠梯。

李强问居正：“司令，以前这里是什么人居住？”

居正笑眯眯打量着李强，问：“你敢住吗？”

李强不解，问：“有故事吗？”

居正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实不相瞒，这是一座凶宅，以前是从大陆移居这里的一

位著名学者在此栖身，全家五口，和和美美，融融洽洽，老先生饱读诗书，在大学任教；可是突然有一天，这一家老小都变得疯疯癫癫，手舞足蹈，个个脱得赤身裸体，撞墙而死。警察局曾派高级侦探前来侦察，不得结果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。”

李强听了，有些毛骨悚然，勉强挤出笑容说道：“司令安排我居住此处，莫非考考我的胆量？”

居正耸耸肩头，“你真是聪明人，有灵气，一是你是大陆人，又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喜欢住四合院；二是一时找不出合适住房；三是这宅院神秘莫测，也想请你这个外来人破破谜团；四是考验一下你的胆量。”

居正指着院角一株高大的老槐树说：“你看这棵老槐历史悠久，疮痍满目，也不知是先有树后有院，还是先有院后栽树，总之是历史的见证吧。”

居正又引他走进最后一个院落，这个院落更为幽静，整个院子都被树木遮没，投在地砖上的影子疏密有致，几间屋子是仓房，狼藉着旧房主一些闲杂之物。

“吱扭”一声，东南角一个角门开了，猛丁丁钻出一个圆圆墩墩的小姑娘，两只眼睛核桃般大，殷红的小嘴高高地翘着，目光呆滞，身体胖得像马桶，脚穿一双绣花鞋，花褂翠裤。

居正对那个小姑娘说：“这就是你的新主人，李先生，你要好好伺候，不得有半点闪失。”

李强见这个姑娘动作笨拙，目光茫然，问道：“她是谁？”

居正道：“她叫哑姑，是这里的女佣，台南乡下来的。自从那老先生全家疯癫之后，她也成为哑巴，整天就知道收拾房屋，打扫地面，做些杂活儿。你没来时她就留在这里看管房屋，你来了就负责服侍你，她有一手烧本土佳肴的好手艺，就是不能说话了。”

李强又去看那姑娘，只看到一个背影。

李强不愿游览名胜古迹，只想到海边散心，居正说明天一早派人来接他到海边走一走。

居正走时，天已黑暗，门外街头霓虹灯光影闪烁，靡靡之音不绝于耳。李强关紧宅门，来到中屋休息。

李强倚着案头，有些恍惚，一忽儿进入蒙眬状态。

一会儿，他看到哑姑飘悠悠进来，露出神秘的笑容，她竟然开口说话：“你看我脚下穿的是什么？”

李强凝眸一瞧，原来是一只绣有梅花的绣花鞋，另一只胖脚赤着，像五颗小竹笋。

李强吃了一惊，问：“你从哪里弄来的这只绣花鞋？”

哑姑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不是李先生，你是龙先生，叫龙飞，中共第一神探。”

李强听了，惊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一阵夜风袭来，他睁开双眼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

哑姑怯生生进来，用手指了指第一个院落。

李强随她走进第一个院落的餐室，心里仍然像吊桶一般七上八下。

晚餐简单而可口，木瓜壳里泡着伴有肉丁的米饭，两个荷包蛋嵌在一堆青翠的野菜之中。

哑姑拿来一个竹筒递给李强，李强接过竹筒，打开一个筒塞，一股清香的酒气扑鼻而来。李强不敢喝酒，摇摇头，把竹筒放到一边，狼吞虎咽般吃起来。

哑姑在一旁怔怔地望着他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

李强吃过饭又回到中院，走进卧室，往床上一躺，思忖着。

刚才的梦境让他心惊肉跳，他往窗外望望，院内一片漆黑，屋内台灯幽暗的光线让他昏昏欲睡。

他的真名叫龙飞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，一个让梅花党人头疼的名字。

几天前他接受我中央有关部门的一项特殊使命，以假投诚的形式打入台湾国民党内部，设法获取台湾潜艇基地的有关情报；我方为龙飞成功潜入敌人内部做了许多细致的安排。当龙飞泅海游近金门岛时失去了知觉。

龙飞正在思索之中，忽然听到后院有隐隐的声音，这声音愈来愈大，仿佛狼哭鬼嚎，是男人的嘶叫，女人的尖叫，儿童的号叫……龙飞猛然悟到，这些声音就是前房主一家人悲天悯人的哀叫，从这哀叫声中可以想象他们的疯癫之状，惨不忍睹，恐怖之极。

龙飞下了床，走进后院。

那些声音就像潮水一般退了回去，顿时静寂无声，静得让人心跳。

忽然，他眼前有个黄乎乎的东西，一闪即逝。

龙飞返回房间，哑姑已将一盆温水准备好，盆沿搭着一条脚巾。

龙飞脱下皮鞋，把双脚泡在暖融融的水流之中，感到十分舒服。

龙飞洗过脚，端起盆，刚走出房屋，只见哑姑从一旁闪出，夺过脚盆，默默而去。

龙飞回到卧房，铺好被褥，猛然听到房上有动静，于是迅疾滚下床，闪避一侧。

这时，灯光顿失，整个院落死一般沉寂。

停电了。

这时，猛见一个黑衣人跃了下来，紧贴着窗户，伸进一个黑乎乎的枪管……

那黑衣人伸手一扬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……

第二章

鲨口救美



那黑衣人转眼即逝。

一会儿，灯光大亮。

哑姑闪了进来。

她望着龙飞，用手指了指台灯。

龙飞朝她一摆手，“你睡去吧，平安无事。”

哑姑走进卧室，从雕花床架上拔下一支飞镖，镖头上压着一张纸。她取下镖头上的纸，递给龙飞。

龙飞接过那张纸，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小字：这就是反共叛国者的下场！

哑姑像个胖鸭子又滚到床上，摸索一阵儿，手里攥着三颗子弹头，拿给龙飞看。

哑姑扯过被子，指着三个洞孔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又说不出来。

龙飞接过子弹头，对哑姑说：“你回房睡觉去，没有什么，可能是来劫财的。”

哑姑听了，摇摇头。

她一脸无奈，转过身，走了。

龙飞把子弹头扔进梳妆台的抽屉里，然后关好门，倒头睡下。

无声手枪，身手轻捷。三颗子弹，一支飞镖。一张便条。

便条上的内容令他吃惊。

莫非是台湾地下党的同志？他们的消息好快。

梅花党是否也闻到味了？

龙飞呼呼大睡，一直睡到天亮，才被一个时髦女郎推醒。

龙飞睁开恍惚的双眼，看到眼前的这个女郎，吓了一跳。

她是那种典型的交际花型的年轻漂亮的女人，丹凤眼，脉脉含情，鼻梁织细，翘而玲珑；樱桃小口，红艳醒目。皮肤白嫩，玫瑰红色超短裙，愈发衬出她窈窕轻盈的身材。

“我叫居韵，海军副司令的女儿，爸爸让我陪你到海边游泳。”她用娇滴滴的声音说。

龙飞眨了眨眼睛，“我没有游泳裤。”

“都准备好了，你快起床，我在车里等你。”说完，她就像一尾鱼，溜了出去，留下一股法国香水的味道。

龙飞洗漱完毕，吃过早餐出门时，正见居韵在一辆豪华的红色福特轿车的驾驶室里，朝他招手。

龙飞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轿车飞驰而去。

居韵开车熟练，轿车像离弦的箭一般冲上公路，冲出市区，冲向大海。

“你是海军吗？”龙飞问居韵。

居韵笑得更响了。

“我是瑜伽功教练，我哥哥是海军，爸爸是老海军，爸爸是青岛海军学院毕业的。我还是一流京剧演员。听口音，看模样，李先生是江苏人？”

“你真是好眼力！”龙飞望着马路上偶尔驰过的车辆。

“你是一副才子相，江浙出才子，塞北出壮士嘛。”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

“当然是扬州，扬州自古出美女嘛。”

“可是也出了不少妓女。”

居韵用手拂了拂乱发，说：“真正的男子汉还是喜欢名妓，古时有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，魏武帝曹操的妻子就是一个妓女。西汉的飞燕，北宋的李师师都是名妓，让皇上都美得团团转。明末的李香君、董小宛、柳如是，更是风流才子追逐的偶像，都留下了许多凄美浪漫的故事，桃花扇就出了多少艳史轶闻。”

“你懂得真不少。”

“你小看人了，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这孤岛上的土著居民？我还演过京剧《桃花扇》里的李香君呢！”

龙飞问：“你哥哥也是海军？”

“他叫居风，是海军王牌潜艇飞鹰号的艇长。台湾感觉怎么样？”

龙飞笑了笑，“还谈不上，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”

“你想象的台湾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以后再告诉你吧，什么话都说尽了就没有味道了。”

居韵歪着头看了看他，“对，就像这路边的椰子，皮都剥了，就剩下一览无余了。”

轿车戛然而止。

居韵走下车，来到一个椰子摊前，买了两个大椰子走回来。

椰子顶部有一个小孔，孔口插着一支塑料管。

“李先生，喝吧，尝尝台湾的椰子，我是有些渴了。”说完，她把一只椰子递给龙飞，吸住另一只椰子的吸管，贪婪地喝起来。

龙飞吸了一大口，感觉甜丝丝的，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喝椰汁。

“好喝吗？”居韵问。

“是有股特别的味道，好甜。”

这时龙飞猛地闻到大海的气息，甜甜的，咸咸的，涩涩的。

“这儿好像离海近了。”

“再转过一座山就到海边了。”

居韵驾车就像一股风，一会儿就卷过了山，卷到一望无际的大海边上。

海水湛蓝，要不是天上漂浮的白云，简直就要与蔚蓝色的天融为一体；海浪温柔地翻来覆去，发出一阵阵快乐的呻吟。海滩并不柔软，怪石嶙峋，夹杂着野草和杂石，旁边是高耸的石壁，黝黑尖利，就像一个个黑色的巨人。

龙飞望望四周，没有人烟。

“我们就在这游泳吗？”龙飞问。

居韵摘下墨镜，从后车厢里拿出一个行李包，她熟练地打开行李包，拽出一条塑料布。

“对，这是一片野海，更刺激，海滨浴场经过人工雕琢，没有意思。”居韵说着，把塑料布铺在地上，又从行李包里找出游泳衣裤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她把一条漂亮的天蓝色游泳裤递给龙飞，然后拎着自己的泳衣朝车的一侧走去。

“李先生，你在车的这侧换衣服，我在车的那侧换，然后把换下的衣服放到塑料布上。”说完，她就像一尾鱼已经转到轿车的右侧。

龙飞换好游泳裤，只见居韵穿着粉红色的游泳裤，戴着粉红色的乳罩，拎着衣物走到面前。

龙飞见她修长白皙的双腿，楚楚细腰，颇像欧洲女人的血统。

居韵笑道：“台湾的报纸经常宣传大陆如何如何贫困，可是看李先生这身材和模样，倒是蛮富态的，是不是当官的和当兵的不一样？”

龙飞双手叉腰，望着翱翔的银色的海鸥，“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大陆刚刚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。”

居韵找出一根皮筋把乱蓬蓬的头发扎成马尾式，然后向大海走去。

龙飞亦步亦趋。

突然，她回过头，问：“李先生，我冒昧地问一句，您在大陆有家室吗？”

龙飞回答：“有，她在部队当军医。”

“那您就抛下她一个人过来了，她怎么办？”

龙飞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“一言难尽，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呀……”

居韵向水里游去，她快活地舒展着雪白的双臂，向湛蓝色的大海深处游去。

龙飞踩着水，跳起来叫道：“居小姐，别游的太远……”

龙飞好久没有下水了，这次泅海游了几个小时，非常不适应，终因体力不支昏迷过去。在南京中央大学新闻系读书时，他经常在玄武湖游泳，每次上游泳课，他都名列第一，女同学白薇名列第二。海水的咸涩与湖水的恬淡截然不同，龙飞将头俯在水里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一忽儿，他将头浮出水面，远远地看到一个黑点在游动，那是居韵。

天有阴晴圆缺。一会儿，天就变了脸，一团团乌云迅疾向这里云集，很快下起瓢泼大雨，豆粒大的雨点像鞭子乱抽过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团团热气，逼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龙飞向岸边望去，只见那辆红色的福特轿车像乌龟一般萎缩在山壁之下，就